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 
第九回 眾美聯袂雅制燈謎 群盜掛帆偷開米禁

卻說榮府這年因寶、黛二人榮歸，十分熱鬧。過了廿四，貼春聯、換桃符，不但結彩點燈，鋪陳富麗，就是兩旁階下一色朱紅大奇燭，點的兩條金龍一般，也比往年倍覺輝煌。到了廿八，宮裡先將賈政、寶玉二分「福」字鹿肉賜出，另賞郡主「同福」二字全鹿一隻。北府太妃又給郡主元狐排穗褂一件，宮繡荷包二對，內各放金銀鏢子四個，紫霞鸞杯一對，另外又送年禮。到了除夕，郡主坐入八人大轎，同邢、王、尤、李至宮門朝賀後，又獨至北府裡行禮道謝，卻被留住吃了便飯，申刻才到祠中。只見眾人排班已齊，郡主一到，大家一同致祭。郡主的坐褥，卻在「玉」字輩中高半個墊子光景。行禮畢，回至榮府。到了賈政上房，亦是錦綉繡屏，煥然一新。賈政夫婦先替邢夫人辭了歲，然後歸坐。「玉」字輩弟兄、岫煙便上來行禮，王夫人一面把郡主扶住；這裡男一起女一起，各行過了禮；又按長幼歸坐受禮；然後散了押歲錢，並金銀鏢子等物。賈政因不喜熱鬧，命：「合歡筵各自回房飲罷！」於是各人散了。郡主卻邀寶玉、寶釵先到芙蓉祠行香，方到怡紅院。將新制的十二巫山桌子擺下，三人南面而坐，兩邊就是鶻、鶻、芳、玉等侍坐，下面卻空著以便上菜。寶釵先要行禮，郡主忙拉住道：「別鬧！自家姊妹若再如此，我就惱了。」然後六位姑娘請他三人受禮，郡主道：「明兒總禮罷！」說時，早花枝招展拜下去了。

到了次早，郡主仍入宮朝賀。誰知北府的太妃是中宮的乾娘，每年入朝總要款留一日，今年因黛玉也是繼女，奉懿旨入宮陪宴，傍晚始歸。又賞了肴果兩席，又知郡主能詩，加賞湘管廿枝，萬年硃墨各五十錠。初二又到北府裡叩節，初三又向各王府誥命應酬，忙個不了。

恰好初四在南安府赴宴，見他下嫁理國公柳芳的郡主所生姪姪，年方十九，性情柔婉，容貌莊麗。郡主就有與蘭哥對親意思，歸來告訴李紈。李紈大喜，就到上房回賈政。賈政道：

「本係世好，極好，此事竟語郡主便了。」郡主就托北府裡去說，王爺做事一做便成，說定上元日插戴不提。

且說黛玉因過燈市，見賣燈熱鬧，就買了好些；又命家中紮了兩座「郭汾陽慶壽」，題上一個「世受天恩」的匾額，送到賈氏宗祠；再紮一座「綠野堂」故事送上賈政、王夫人；又紮一座「西王母群仙泰概」送與薛姨媽處；自己上房紮了一座無人「玉鏡台」全本。其餘各房爭奇誇異，不及細數。

一到十三，一齊點起。又說起前番做燈謎等事，黛玉命取一玻璃屏放在怡紅院中間，卻與李紈、惜、探等，各出妙思做來賭勝，芳官等也來看著。只見湘雲貼了一個道：「『戲將花片擲檀郎』猜一藥名。」芳官道：「不是『落得打』麼？」湘雲道：「正是。芳師父只該說『瓜子殼』。」芳官臉紅了紅道：

「史大姑娘全沒好話。我也有個，姑娘猜猜，『陶淵明醉臥其上』，《易經》一句。」湘雲想了想道：「不過是『困於石』罷了！你們就算我是個女淵明好不好？」

正說間，只見賈蘭跑來說道：「姑老爺們也要進來猜猜呢！」黛玉等聽了，俱退入裡間。只見梅姑爺、甄姑爺、大小周姑爺，還有馮紫煙、薛呆子一起來坐下看著，只見梅姑爺道：「這個『鍾馗送嫁』，可是『歸妹』麼？」裡面紫鵲應道：「是。」馮紫煙道：「這難為了薛大爺了！」甄姑爺道：「那個『放學差』打唐詩，可是『皇恩只許住三年』麼？」賈蘭道：

「是。」薛蟠道：「怎麼知道？」寶玉道：「想是家嫂做的，所以知道。」大家道：「這是蘭大爺的預兆了。」隨即大周姑爺猜了個「載橐面失」是「畢戰」，小周姑爺猜了個「中郎入贅相府」是「牛女相逢」，也就出去。郡主笑對探春道：「你說姑爺不唸書，猜得很好呢！」探春道：「你看，只想打仗呢！」李紈道：「倒是小周姑爺這個好，剛剛是巧姐做的。看來今年當真要入贅，只難為了他姑爺做個牛呢！」說時，已經三鼓，各自散了。到了上元，便是柳家的插戴日期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懶得去，你們妯娌那個去罷？」大家都讓李紈，李紈道：「罷喲！我本不大應酬，一切禮數，拘的慌！林妹妹是一廟裡神道，讓他去罷！」黛玉推辭不得，便道：「我和雲妹妹同去，他熟些。」於是同了湘雲，帶了賴大家的，及丫環等到了理國府。主人接入，行禮畢，黛玉道：「前日家兄處來說舍姪之事，極承慨諾，感激不盡！」那郡主道：「妹妹家裡還有甚說？」就命左右，請姪姪出來拜見尊長。不一時，珠圍翠繞，簇擁出來，朝上拜了四拜。黛、湘還了兩禮，拿出漢玉鳳釵一對做見面錢，上掛著夜光珠兩粒，價值數千。柳郡主看了甚喜，就命姪姪拜謝，方才進去。這裡郡主連忙著人回來說：「插戴已准，請蘭大爺就過去。」賈蘭忙穿了朝服來磕準頭，柳府一面辭謝，一面差人送了整玉如意一對，歐陽詢《細柳黃庭經》一部，當了回聘。

這夜正值上元，榮府中又開筵團飲。席間，寶玉因蘭哥親事，提起賈環，賈政尚發狠道：「這樣下流小廝，斷不叫他再糟蹋人家女孩兒！」寶玉道：「雖則如此，究竟趙姨媽就是這個兄弟，老爺或替他房裡先放個人，倒不叫得這樣混鬧了。」

賈政半日不言，道：「且過幾時再看。」寶玉不好再回。等到席散，寶玉獨自一個到芙蓉祠燒信香，會仙子去。那知香才燒著，聽得裡面道：「寶二爺，我在這裡替你拜節，等候多時了。」看時卻是晴雯，寶玉見了狂喜，人月雙圓，不必細說。晴雯道：「恭喜你！驛馬星動了，五日以內必要出差，憂中帶喜，定主升官。郡主這辟火、辟兵的幾顆珠，連我信香，都要帶去。天機不可預洩，臨時我自來照應，還要借重借重你，討個對號呢！」寶玉知事已預定，也是由他。次日告訴郡主，叫他將定風、定海、辟火、辟兵等寶珠檢出，另作一囊佩帶，臨時好用。

又過了兩日，到十八下午，忽宮裡飛馬傳寶玉朝見。寶玉即忙到樞密院時，原來後宰門裡揭了好幾張沒頭榜，說的是：

鹽梟屯滄州，蓄心已久，一朝變生肘腋，甚是可虞。又說：

關部書役串通海盜，私開洋禁，偷放米石及火藥出洋等語。聖上因關係甚大，又不便無稽之談，遽行辦理，聖意要差一親信大臣，往彼查察。北郡王就舉了寶玉，當令召對，寶玉慷慨直言請行。龍顏大悅，就賞了匹龍駒，令其到彼妥辦，再加升賞。

寶玉回府，大家知道此事，都替捏一把汗。然無可如何，連忙收拾行李，帶了包勇、李貴、焙茗、王元等四人，於二十早晨陞辭出京，望天津進發。

廿二早晨已到關口，剛值放關，寶玉只得停車等著。只見關口來了一隻船，船上跳起一人，向關上道：「李十太爺在麼？說我鮑二太爺要見。」寶玉見這兩人面熟，便覺詫異，就命焙茗悄悄上去打聽。只聽得那人說：「十爺諸事費心，我們的船通過去唸麼？」關上的說：「米船過去久了，就是那話兒的船也過去了百五十擔了，我都差小廝送過南關。」那人道：

「費心，費心！」又低低道：「我這裡還有一船鉛彈，也要你老送了過去才好。」關上道：「這何妨？」便叫小廝道：「你們那個送鮑二太爺過南關去？」下邊齊聲答應。那人又回頭叫下人拿一包過來，約有三四百銀子，道：「這不算什麼！送你老賞賞人罷！」關上的道：「這又何苦？只要你將來得意的時，帶挈帶挈我們就好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患難弟兄，何必多說？就是上頭一層，若識時務，富貴也不小！」大家一笑，就開船去了。焙茗聽得清楚，且關上那人乃係賈政做糧道時鬧事的門上李十，船上那人就是通同海盜打劫有案的鮑二，忙忙告知寶玉。

寶玉一時不得主意，適浮橋已合，說且去拜關部去。

到了那裡投了帖，半日號房出來說：「我們大人今日有些公事不得閒，改日再會罷！」寶玉說：「我是過客，且正因公事而來。」叫他再回，隔了半日，號房出來仍是這幾句話。寶玉發煩，吩咐拜道台、運台去。只見兩道執事都在轅門，打聽時，原來趙鹽台設席，請同城文武在這裡赴席，只有鎮台史大人請而不到。寶玉本係表叔，又有湘雲的家信，即忙去拜。